

这个时代,用一个“浅阅读”来概括似乎太偏执。这是一个诸多阅读形式并存的时代。

字韵歌风

有人说,这是个浅阅读时代,文字要尽量短,短到微博那么长,三言两语就行了。他们说,浅阅读的特征是眼球文字,快餐式、碎片化的阅读已经占据我们的生活。

在这上面,我也曾迷惑过。有一年我在当时非常火的论坛“舞文弄墨”版面上,转发了两篇当年中国散文界非常出挑的文章《唐朝,那朵自由之花》和《我目睹了美感从一个村庄消失》,每篇都在八千字左右,结果反应平平,跟帖很少、评价不多。倒是一些浅得近似于无厘头的文字每天的跟帖量上百条,不要钱的好评如潮。我没怀疑网友的欣赏水平,我怀疑的是阅读者的心态和阅读者的时间,浮躁、空泛、匆忙、摇晃、跟风、盲从、浅淡,一目十行,一带而过,只要超过三百字,不少人连读完的耐心都没有,更不要说用心去品咂。

这就像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情,都是急吼吼的,从现实生活到小说创作、从电影到微博、从微博到微信,没有过渡和铺垫,也不需要过渡和铺垫,直奔主题,一刀见血、一眼见肉。甚至连在社交软件上聊天,刚认识第一句话就是能不能找个地方玩玩。

都不晓得急成这样是为什么。急成这样子,情调在哪里?韵味在哪里?美感在哪里?期待和愉悦在哪里?回味和复观又在哪里?

有人问我:小说和故事的区别是什么?这问题很大,让大学教授来讲,至少需要十节课。我问他:《红楼梦》不就是《红楼梦》现在的版本,那就叫小说,如

果用一千字把故事梗概浓缩出来,那就差不多是故事。故事不需要波澜多姿的细节、不需要旁逸斜出的铺陈和曲折。要是直奔主题,一言蔽之。那些不慌不忙的细节、铺陈和曲折,都是艺术的“废话”。文学的可贵和有价,就在那些艺术的“废话”上。懂得“艺术废话”的价值,才真正懂得小说。

纸书《红楼梦》需要八十万字才能承载。要是用微博来写《红楼梦》,一千字都太长了,没几个人读,即使有人读,也没多少人读得下去。

这样说,并不是抬举纸书,贬低微博。相反,我认为,它们适合于不同的人群,各有各的妙用。读纸书的人没必要排斥新媒体阅读渠道;读微博的人,也不能急于下结论说这就是个“眼球时代,一切以短为宗旨”。偏执于任何一方,都有失公允。就比如我,纸书和微博我都喜欢。纸书让人沉静,让人气定神闲、从容不迫;而微博则迅捷快速,浅显明了,观点鲜明。二者并行不悖。

关于深阅读和浅阅读,就我个人的观察和体验而言,二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阅读对象的长短和厚薄。比如我们常常为在微博或者微信朋友圈读到的几句经典的句子、隽永的小诗击节赞叹,不自觉地掺和进自己的人生体验,由此生发出属于自己的经典句子和隽永小诗。这种阅读算深阅读还是浅阅读?当然是深阅读啦。而那些为考试不得不背诵、通读考试划定篇目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他们的一切诵读和记忆多半都是架构于考试这个平台之上的。他们虽然背诵、通读了许多,但没有自己情感的参与,没有自己的观察和领悟,也没有形成自己对人生和世界的理解,近似于小和尚念经,考完试大多数知识点被遗忘。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浅阅读,甚至可以加一个修饰词——无效的浅阅读。

有一位日本小说作家,她的书在日本只卖出了五十多本,被引进中国后,经过包装和运作,上架销售第一天就卖掉五千多册。出版商请该作家到中国来签名售书,当出版商告诉她,她的书非常火爆之后,这位女作家放弃了签售。她说她知道她的书最多属于一百个人,超过一百个人都是盲从,这样的火爆是虚假的繁荣,说明读者极度不成熟。她不愿意为一群盲从的读者浪费签售的时间。

你不是说销量差的书不是好书吗?人家则认为自己的书只属于一部分人,你销售得太多了人家不感激你,反而从根子上鄙视你。你不是说你的书雅俗共赏么,人家却具有为最后一个懂得自己的读者写作的勇气。你要写心灵鸡汤,悉听尊便,人家不动笔则已,动笔则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你在这里东摘西抄,加点葱、加点蒜、加点胡椒盐,把“编著”当“著”,人家则以原创为荣,所有的创作,没有新的发现和创建绝不出手。你不得不承认,这就是差距。

如今每一家出版社每天最头痛的事,是如何扩大发行量。发行量不仅是出版社维持运营的需要,也是市场份额拥有量的直观表现。在大量的电子出版物——尤其是短视频的冲击下,图书销售可以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所出版的图书不管有多好,只要发行量上不去,都可能被评为没有市场价值的图书。

就我个人的阅历和理解,假如暂时把出版社的经济效益放到一边,我认为我们正处在纸书的黄金时代。20世纪,一个作家出了书,从国家主席到生产队里识字的农民都在读,因为别无选择,只有那么几本,一本书没有上千万的发行量是不行的。就像20世纪80年代,一首诗的发表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阅读和写作都一哄而上,有多少伪文青混杂在其中?近年来,阅读渠道多了,业余生活丰富了,改变

命运的方式也多了。在这样一个沸腾的纷繁时代,还能静下心来阅读的,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读者。一本书,落到一个真正的读者手里,比落到一万个伪文青手里更幸运。在这黄金时代,发行量除了跟出版社的经济效益和作者的版税有关,于一本书的好坏,已没有太多实质性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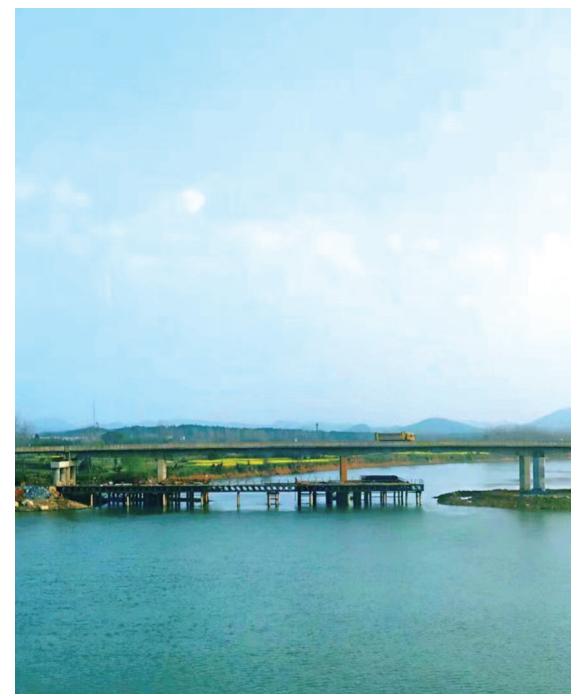
近几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那些获奖作家的名字我们都没有听说过;他们的众多著作,一本中文译本都没有,甚至一篇中文译文都没有。有人惊呼: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他们就获奖了!他们并非被我们忽略了,而是我们的阅读视野还不够开阔,我们吸纳八面来风的气度还不够宏大,我们所能参与的世界文化交流还不够辽阔。

自从用上微信以后,我感觉这东西非常好。首先,阅读对象都在朋友圈里,是朋友间的互动。你是画家,你必有一个画家圈子;你是作家,必有一个作家圈子。对你的肯定或批评都在圈子里进行。你什么都不是,你还有亲人和普通朋友圈子。阅读对象是明确的。更重要的是,所发表的内容可以是一句话、一个表情,也可以是长篇文字、视频或动画。这东西亲切,兼具纸书和微博的功能。为不至于弄出茅坑里砸石头的恶劣局面,每个人说话都晓得掌握分寸。

我的一个朋友习惯于在书上作批注、写感想,完了还拍照片通过微信传到网上让大家再评价。想想,这是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偌大一个中国,这样优秀的读者,有多少呢?

这时代,用一个“浅阅读”来概括似乎太偏执。这是一个诸多阅读形式并存的时代。模仿一句名言:于阅读而言,这是一个不算好的时代,这是一个不算坏的时代,只要认真阅读,就无愧于这洪流般奔涌的时代。

坐看苍台



人在旅途,有这样一种好处,能够让自己与日常琐碎脱离开来,像短暂的出走、透透气的逃离。

有女同车

□江徐

那天,我没抢到硬卧,就只能乘硬座,并默默祈祷:但愿是靠窗的座位。拿着票对号寻座——不靠窗,临过道,心里为之一暗。坐定,火车还没开,窗外也没有可看的风景,眼前四方桌上堆满橘子、香梨、葵花籽、龙眼、去皮截段的甘蔗之类乱七八糟的零食,窗沿还有一罐八宝粥,一只淡绿色保温杯。它们的吃货主人呢?对陌生人的猜想,在一定程度上驱散了内心的离愁和偶尔冒出来的对生活的兴趣阑珊。

火车启动了。窗外,对面那列火车向反方向行驶而去,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久久未见桌上那堆水果的主人。莫非,下车时急兜兜没来得及收拾?没有人来,一直没有人来。于是我从过道移去靠窗的座位。不算多,左前方,中年女人躺着睡觉,一人霸占俩座位。她对面坐着的两个人看起来像爷孙,各看各的手机,各塞一只耳机。侧面,男的、女的、老的、中学生模样的,人人戴口罩,人人低头看手机。火车载着一座座孤岛前行在夜色中,空气里漂浮着轻微的喧杂、空洞的沉默。每隔一段时间,乘务员就会什么也不为似的走过一趟。

火车靠站,有乘客上来。“不好意思,这是我老乡的座位……”那个躺睡的女人终于爬起身,有气无力地走过来,落座,往桌边一趴——哦,桌上这些都是她的。她解开塑料袋,拈起甘蔗嚼着,非常悠缓。她的目光飘在半米之外的虚空之中,像是在看什么,又像什么都不在看;像是在想什么,又像什么都没在想。她,一粒脱离思想的尘埃。倒是让我想起小时候,有一次吃甘蔗,站在三门橱前,贴着大镜子观察自己咀嚼甘蔗的样子。乳白色的汁水蕴含于口腔,舍不得下咽,小心着不让它们从嘴角流出……就这样嚼着,看着,莫名喜悦。对于食物,回想起的往往不是食物本身的色香味,而是背后的一些东西。

甘蔗嚼过,她又嗑起瓜子,嗑了一通瓜子,继续躺下,打开手机看电视,看的是《薛平贵与王宝钏》。故事刚刚开始,王府比武招亲,王宝钏把绣球抛给了薛平贵,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叫花子。“你跟父亲脱离关系,跟我吃苦受累?”“我愿意。”身为豪门贵胄的大小姐,王宝钏本可享有养尊处优的婚姻生活,但她舍掉这些,放弃凤冠霞帔,还和父亲恩断义绝,只为一句“我愿意”。爱,就是我愿意,也无须考虑值不值得。薛平贵辜负了王宝钏,让她独守寒窑十多年,让一个女人最美的阶段在等待与孤寒中虚度。而她,始终是那句“我愿意”。执念之梦,一做就是一生。这份痴情,总是要被鄙薄的。

一个怎么看都平常的中年妇女,喜欢看此类故事,或许因为,这种“虚假”正好对应她,又或许弥补了她生活的某种缺失?安静的车厢内,她将手机音量开得很大。但她并不在意,自顾自躺在那里,头靠过道,脚踏上窗玻璃,一只脚套了袜子,另一只没套,看起来很滑稽。火车行驶在深夜。窗外,昏暗的原野、凄清的灯火、轮廓可辨的山丘,一棵白玉兰一闪,一碗一大朵的花朵。那双脚始终踩在窗玻璃上。深夜的车厢里,只有王宝钏温柔的话语,她和她身边的人在讲话。我靠窗沿枯坐,望向窗外,像静静仰面躺在河上那样随波逐流地想着心事。不知过了多久,睡意犹如河水,轻轻将我托起。之前做了一个梦,梦见荒野里虞美人正当怒放。而此次,飘飘忽忽,似睡似醒。

天色渐亮,白日黑夜之间没有临界线。对面的女人爬起身,夜以继日地看手机。她的手机壳上贴满亮晶晶的玩意儿,倒也符合她的整体风格。这会儿她在看抖音,生活小窍门、情感鸡汤、滥俗的情歌对唱……每刷一个,她都要重复看两遍,甚至看三四遍,仿佛只有这样,才能领会一些什么。

手机响起,起初猜想是她丈夫,或者儿子。“吃早饭没有?我过去车站了,但是没有车子。”对方的声音有点慵懒,像是刚睡醒。她对此表示怀疑,男的就说,“你要不信,可以去问啊,去问我那里的人。”彼此沉默了一阵,男人先开口:“想你,咋办?”“乖乖在待着。”她语调很平淡。“想你咋办?”男的追问。“你飞过来。”“你飞过来?”“你会飞,我又不会飞。”

人在旅途,有这样一种好处,能够让自己与日常琐碎脱离开来,像短暂的出走、透透气的逃离。她看起来是快做奶奶的人了,与一个不共饮食的人,说一些简单又无聊的俏皮话,机缘巧合发生一些亲密接触,都是对日常的逃逸。她不会像王宝钏那样,为一个人、一段情、一份信仰屏蔽路上的风景。他想看她,点了视频通话,被她按掉。她再三坚持,她也就接通了。“干吗挂掉,不想看我啊?”她把手机放在桌上,脸庞近距离直对手机,不做声。“你看起来心情不好?”他问。“没有啊。”“你想啥?”他又问。“啥都没想。”“想哭啊?想……”他这么问的时候,已经不在意对方回应了。她也始终不做声。用语音又闲扯了一阵,不涉及彼此日常,再沉默一阵,照旧男的先开口:“你有时间就过来,我有时间就去你那里……”“末了,他让她“放心”。她全程都开免提,一点都不在乎自己的私情被旁人听了去,反正彼此都是陌生人,下了车谁也不认识谁。所以,并非我喜欢窃听别人的隐私,实在是耳朵做不到非礼勿听。又过了一阵,电话响了,换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这一次,她语调非常欢快,让电话那头的人来车站接自己。

她挺胖,鼻梁和脸颊上长了些雀斑,包裹着的黑色皮毛大衣非常粗糙,左手一只银手镯、右手一只银手镯,都银光闪闪,金耳坠让我想起家里菜橱抽屉上的铜色拉环。当她抬起头,透窗望向远方,那双眼睛含着莫名的笑意,始终含着笑意的样子确乎有点动人,给人感觉是——她这个人,有点邋遢,比较懒散,不怎么发脾气,对生活中的事情都不太有心思去做。

车窗外,阳光又敞亮了些,山水、树木、村庄、田野、水牛、一块一块的油菜田、桥梁、桥上的汽车,一切就那么存在着,变迁着。



世间万事万物,往往正反相生。如老子所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福没有绝对,重点在于能不能把握住成敗的时间机会与空间形势。

幻空 (AI绘画)

谨防在顺风顺水中翻船

□凌云

性,站到了组织和人民的对立面,错把“仕途”当“钱途”,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世间万事万物,往往正反相生。如老子所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福没有绝对。当一个人春风得意、得意忘形时,失败的种子已经开始种下了。当一个人失败时,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未来成功的种子,也可能已经在失败中萌芽了。重点在于能不能把握住成敗的时间机会与空间形势。

当从政者身处顺境,权力在握,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时,往往最容易陶醉于眼前的成功与荣耀,而忽视了背后潜藏的危险,不自觉地放松警惕,甚至变得骄傲自满、胆大妄为,成为那个在“顺风顺水”中翻船的人。所以我们的先人在总结了各种人生智慧后,告诉我们一句富含哲理的话:“小心驶得万年船”。

从政者,尤其是官居要位、高位的人,更有做官做了的人,一容易骄傲,二容易自傲,胆大妄为,大搞权钱交易,肆意践踏纪法底线,最终受到纪法严惩;云南文山交通运输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苏建斌仕途一路平坦,仅仅11年时间,就从汽车运输公司办公室主任一步步晋升为客运公司经理、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然而职位不断升迁的苏建斌却在飘飘然中忘记了手中权力的属

令人惭愧得无地自容啊!以后应当在这些方面痛下针砭的功夫!

从政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特别是官居要位、高位的人,常常他自己想都没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情办好了。不仅他自己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颐指气使,无限风光尽占去。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行也当格外谨慎。

“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从政者对此应始终保持清醒,越是在功成名就、顺风顺水时,越应认清自己的位置和使命,做到居安思危、自谦为本、清廉自守。特别要切实明白:“为政之要,曰公与清”。清廉乃居官者的立身之本、从政之基。廉乃正本,贪为堕源,“贪如火,不遏则自焚。欲如水,不遏则自溺。”贪心重、利欲熏心的人,为官从政,迟早都会被枷锁、戴锁、去坐牢狱。

因此,从政者无论身处逆境顺境,都要努力解决好“人生为什么、掌权干什么、身后留什么”的问题,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只有这样,才能在权欲面前不失志、在名利面前不花眼、在利益面前不乱意,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从政杂谈

从政杂谈

“顺风顺水”的仕途发展态势,让自己沉浸于不断放大的成长优越感之中,从而放松了自我约束、自我警戒、自我修养……如今我已舟沉人覆,悔之晚矣。”有媒体披露了重庆市荣昌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党委委员、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原支队长谭涵之严重违纪违法的忏悔细节。谭涵之27岁走上领导岗位、35岁担任正处级干部。然而顺风顺水的仕途,却让他春风得意、得意忘形,将权力当成大肆敛财的工具,最终锒铛入狱。

现实中,“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却在“顺风顺水”时舟沉人覆的并不鲜见。海南省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局长邓小刚年少得志,在踏上仕途的“快车道”后,放纵自傲、胆大妄为,大搞权钱交易,肆意践踏纪法底线,最终受到纪法严惩;云南文山交通运输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苏建斌仕途一路平坦,仅仅11年时间,就从汽车运输公司办公室主任一步步晋升为客运公司经理、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然而职位不断升迁的苏建斌却在飘飘然中忘记了手中权力的属